

弗吉尼亞·斯密雷 著

愛的 激流

海

版
社

第一章

刚刚还是那么壮观的特敦山，此时全被大雪隐埋起来，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。

琼娜·马克本坐在她的渥克斯威杰牌蓝色小汽车里，用戴着手套的手擦着结满了霜的挡风玻璃，好让自己看得清楚些。车窗滑动片吃力地清除那不断纷飞来的雪片，发出沉重而有节奏的声响。

“全没用，密斯提。”琼娜对卷缩在她旁边座位上的一只黑白球似的猫儿说，声音有点儿恐慌，“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地方。”

猫儿睡着了，并不理会温暖的车外的暴风雪。但是，车内的好景能维持多久？琼娜看了一眼汽油计的指针，那上面，只剩下 1/4 的汽油了，而要到达姑姑家，天知道还要多久！

一阵冷颤掠过她纤弱的身子，就在一小时前，一块块偌大的雪片开始飞落，它伴随着她的旅途，越大越大，直到那高耸的群山完全被雪遮盖。她从小在温暖的弗吉尼亚长大，那儿的冬天，即使有反常的暴风雪，下起来也不会超过几英寸。她真没想到会遇上这种坏天气，初春的大雪以前只在电视或小说中见过！

她周围的世界突然象一个玻璃压纸器，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抖落出这场纷纷扬扬的大雪，更加上这

倒霉的风。哪里是路？她到了什么地方？眼前除了雪还是雪，一个个白色的雪堆，令人眼花缭乱、不断扑打着车窗的雪片，除此之外，什么也看不到。她放慢车速，感到车轮极为吃力地在雪坡上滑行。

当车子滑向一边时，她身边的猫儿醒来了，睁开大大的眼睛。

“哦！”琼娜惊恐地低叹，她正在竭尽全力地使车子上路，“我真担心，密斯提。”

刚开始下雪时，面对群山美丽的雪景，她还颇有兴致地欣赏、赞叹。怀俄明的一切都与弗吉尼亚完全不同。但是现在……她不由得颤抖起来：白色的绒毛雪变成了冰冻的雪球，落到汽车顶上乒乓作响，周围的世界显得多么孤独、可怕。

天色渐暗，小汽车的车灯在暴虐的风雪中几乎毫无用处，半小时了，她就没见到路上还有别的一辆车。如果行走路线没有错，肯定会有别的车呀。想到这里，她只觉得喉咙突然被什么东西哽住。糟糕，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拐错了弯，转到这条狭窄的小路上来了。这条路通向哪儿，只有天知道！

小车发出一种异样的颤动，又一次吃力地向路边滑去。她隐约看见前面是一个陡坡或者排水沟之类的地方，她是否开到了峡谷边？

汽车发动机发出咳嗽似的声音，似乎就要停火。琼娜边祈祷边使出吃奶的劲儿迫使它上路。密斯提看到主人神色不佳，也露出一付犯难的样子，它跳到琼娜的肩上，发出一声尖叫。声音在怒吼的风声中毫

无反响。琼娜急得哭起来。

“我太饿了，亲爱的密斯提，我真害怕。”

猫儿抚弄着女主人的头、脖子，又轻轻地咬着她的耳垂。

“密斯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迷路了。如果呆在这鬼神不管的雪地里走不了，今晚明天都没吃的了。”

她太累了。由于刚才猛力操作汽车，她的双臂和手全弄疼了。此刻，她仍然不敢怠慢，唯恐汽车走不了。她小心地伸手去拧开汽车上的收音机，猫儿叫起来。“我们听点音乐松弛一下吧，密斯提。”她说。

然而收音机里播送的不是音乐，而是一个响亮的男低音在广播新闻：“……暴风雪加剧，整个杰克逊谷地遭受暴风雪袭击，上千名怀俄明旅行者被风雪陷入困境，许多人在农舍避难，道路全被大雪封锁。尚无迹象表明这场开春的暴风雪将在短时间内减缓，请停止上路，特别是杰克逊地区。再重复一遍：请停止上路……”干扰打断了消息报道，这个台的声音消失了。

琼娜的心跳得更快了。“听见了吗，密斯提？要我们不要赶路了，好吧，我们正好可以响应。”

她的话刚落音，小车又打滑了。她拼足力气转动车轮，但是这次不灵了，车子完全失控，东倒西滑地终于在一个被雪覆盖的沟里停了下来。至此，琼娜感到精疲力尽了。猫儿大声叫着，跳到汽车的后座，缩蜷在角落里。琼娜静静地坐了一会儿，想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刚才，谢天谢地，她哪儿也没伤着，但小渥克斯

威杰陷进沟里肯定是没有希望了。

她算自认倒霉了，甚至感到自己的处境好笑。在怀俄明迷路了，多么离奇！就象她少年时代读过的一本小说中描写的那样。

“我们是在怀俄明的什么地方呢？密斯提？是在杰克逊劳拉姑姑家附近吗？得不到我的消息，他们一定着急了。”琼娜冷得发抖，这样下去，她可能会冻死在这路上，直到暴风雪停息才会被人发现。

“沉住气！”她的声音在被狂风抽打的小车内回响。车顶已被大雪覆盖，用不了多久，她们便会埋在这雪堆底下，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。

奇怪，琼娜想，两周前劳拉姑姑给她打电话，请她到怀俄明来，给他们的旅店 Antigue Palace（古式宫殿）帮忙，她没多考虑就欣然接受了。她是想趁此机会离开家。姑姑告诉她，她和杰德姑父在杰克逊买了一个旅店。她的声音那么急切，她说，姑父的脚前些时候受伤了，现在正在恢复中，她在试着独立经营。琼娜的表兄司各脱仍然和双亲住在旅店，给旅店干些工作，总之，他们忙不过来。

于是，琼娜决定马上动身。是的，她现在没有理由留在弗吉尼亚了。她的父亲新近结婚，与他的妻子及妻子的两个孩子开始了新生活。他俩都曾丧偶，现在合起来，很是相配。琼娜为她所深爱的父亲重获幸福而感到高兴。

的确，父亲应该得到幸福。琼娜的父亲安塞尔·马克本一直在组波特组斯娜外的一个旧汽车行经营

汽车。当他辛辛苦苦终于攒足了钱买了一个自己的新车行，并在这个城市附近建起了一个现代化的汽车陈列室后，琼娜的母亲突然不幸病逝。

很久很久一段时期，琼娜的父亲无心过问事业，直到有一天，活泼多姿的维朗尼卡·黛尔来到他的陈列室想买一辆新的小汽车。她征询琼娜父亲的意见，末了他给她提供了一种娱乐用的新式小车，让她试用。打那以后，他们便成了一对情侣。罗妮的丈夫两年前在一次车祸中死去，留下了她和两个孩子：两岁的莎伦和四岁的卢克。孩子们很快便和安塞尔·马克本熟了，叫他“爹爹”。

琼娜和罗妮成了好朋友。但是她很快便感到自己在这个家里已经不合适，就象一个怕呆久了不受欢迎的客人，尽管女主人非常客气，非常友好。

一阵冷风渗进车内，琼娜紧抱双臂，仍然冷得发抖。她看了一眼汽油指针，然后打开了发热装置，她需要热量，哪怕是几分钟，否则她会冻僵的。

她把头靠在椅背上，叹着气，“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密斯提？”

听到她的声音，猫儿从后座角落里跳到她旁边，睁大眼睛，担忧地看着她。

琼娜伸出手来，安慰地抚摸着猫儿光滑的毛。姑姑两周前电话里的声音，仿佛就在耳边响着：“你上封信谈到我亲爱的哥哥结婚后你闲多了，那么，上我们这儿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吧，尼娜。这儿真的需要你。自从杰德伤了脚踝，我们几乎绝望了，我知道你

会爱怀俄明的，这儿是那么宁静，可爱。当然，冬天气候不好，但是你来的时候坏季节已经过去了。来吧，好吗，尼娜？”姑姑反复劝她，“你姑父会疼爱你的，司各脱也一样。”

接着，表哥司各脱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来：“表妹，你在想什么？别想工作的事，我想现在用不着你干什么，你在这儿不会受拘束的，来吧，就象妈妈说的，你会喜欢这儿的，我们可以一起做许多事情，滑雪、骑马、打网球、游泳……”

她听到他笑了，于是她快地回答：“最近我什么也做不了，亲爱的司各脱。”她特别强调了“什么也”这个意思。

“肯定，肯定，”司各脱急切的声音，“一件不愉快的浪漫史，总之你有足够的理由离开家，上我们这儿来吧，这儿可以让人忘记一切不愉快。对了，你的小汽车里有无线电装置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讨厌吵闹的东西。”

“弄一个吧，”表哥劝她，“今年我们这儿的气候有点不正常，汽车里有个无线电装置，在紧急的时候就可以求援了。”

“我的汽车是新轮胎，而且天气这么好，”琼娜对表兄说，“都快到春天了，草也绿了，花也开了。”

“表妹，我提醒你，这儿不是弗吉尼亚，怀俄明气候不一样，尤其是杰克逊这地方，非要到春天的花儿全开放了，我们才能认为冬天过去了。有时候春天了老天还会来那么一两次暴风雪，搞得我们来不及眨

眼，特敦市就变了模样。总之，长途旅行考虑周到点总好。你会来的，是吗？什么时候？”

琼娜被表哥的关心逗笑了。从孩童时代起，每当两家偶尔聚在一起——那时姑姑家还没搬到西部，司各脱就象哥哥一样对待她，总是照顾她、关心她。如今，他一点没变。听到他的声音，她才感到多么想再见到他。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，会使她忘记孤独和烦恼。

“好吧，你赢了。”她对表哥说。由于作出了决定，她一时情绪极高，“请告诉你妈妈，我两周后就来。对了，司各脱，快告诉我 C、B（无线电装置）的用法。”

“它的用法——”他连忙告诉她。

“我会记住的，请放心，司各脱。”她说。可实际上，她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，认为那玩意儿对她没有什么用。

现在，琼娜把头靠在椅后垫上，突然困得厉害，她打了一个哈欠，心想早听司各脱的劝告就好了，现在迷路在此，孤独无助，怎么办呢？

密斯提躺在座位上，很轻松的样子，享受着发热器维持的温暖。外面，风雪更加无情地撞击着小汽车。

天暗下来了，汽车内外迥然两个世界，她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高耸的群山之中，透不过气来。她很快便会冻死在这里了。但是现在，小汽车里还是温暖和安全的……而且，瞌睡得厉害……多么想睡觉啊，她使劲儿眨着眼睛，只能睡一会儿……就睡一会儿。可

是，是哪儿的报警声不时传来？她的汽车发动机并没有开动呀，检查一下排气管，把车窗上的雪擦去，她叹了口气：“密斯提，我太累了……就睡一会儿……”

“醒醒，小姐！”一双粗糙的手抓着她的肩膀使劲儿摇着，“醒醒，醒醒！”

一阵寒风吹过她的脸，她觉得自己好似被举起来，抬上去。雪片象一盆盆凉水，泼洒着她，终于，她清醒过来，她的眼睛慢慢地睁开，又快速眨动着，不让雪片落进去。

“一个奇特的女人！”一个男人慢声慢气地说。

琼娜挣扎着，想摆脱那抓住她的强有力的手臂，但他发怒的声音使她安静下来：“小姐，刚才你可干了傻事，你这个娃娃车的排气管埋在雪里了，不用五分钟，你就会永远留在睡梦里去见上帝了……莫非你希望如此？”

琼娜又开始挣扎，但那双钢箍似的手紧紧按住了她的胳膊，“别动，否则我就把你仍在这雪堆里。”

她想辨别这个男人的口音，好像是俄克拉何马州的，肯定不是弗吉尼亚人。对了，当然不是，她现在是在怀俄明呀，那场暴风雪！那样滑的路！她全清楚地记起来了。她的车滑到了一个沟里……她害怕了，眼前这个男人是谁？他是谁？她转过头来，眯着眼向上看。

她看到了她的救命恩人那粗犷而充满生气的脸，特别是那极富男子汉魅力的嘴，敏感而热情，她

的目光不由得停留在那里。突然，她有些难为情，忙把视线移开。

“我能走的，你知道。”她抓住他。

他没理她的话，“我车上的屋子又暖和又舒适，进去吧，我们还要尽可能地赶路。在这里头，至少是舒适的……不愁吃不愁睡。”

他把她放到活动房子的台阶上，推开滑动门。她使劲儿摇着头。

“我一点也不认识你，我不能跟一个陌生人走，而且，我不是孤独的，我还有一个朋友。”她突然想起她的可怜的猫，它也许仍然缩在那被吞没的小汽车里，或者——她颤抖了——当她睡着时，被汽油烟闷死了。

这时，借车内的光线，她看到眼前这个男人，个子相当高，从他“携带”她的方式，她知道他不是个孱弱的人。他看上去很傲慢，态度颇有些令人生畏。她内心有某种东西在提醒她，对这个人要小心。但是，就在她这样想的时候，她却住进了他的“家”。现在她不再受那可怕的暴风雪的侵袭，不会冻死了。

“我没看见还有什么人，在你那小不点汽车上。”他对她说。

她愤愤地吸了一口气：刚才，他称她的渥克斯威杰为娃娃汽车，现在又叫它“小不点”……这两种蔑视的称法都使她反感。“我没说它是一个人，密斯提是我的猫，一只很特殊的猫，没有它，我不能离开这儿。”

“进去吧，别冻着，我去找你的猫。”他慢吞吞地说，转身便消失在暴风雪中了。

琼娜顶着风雪关上门，并且留下一条缝，好从缝里看他归来。

她一心想着亲爱的猫，她和它相处了两年，已经难舍难分了，她不能设想没有密斯提的生活。

她的救命恩人去了很久，暴风雪一定已经完全吞没了渥克斯威杰。这辆大篷车的命运会怎么样呢？她打量着这整洁的车上小屋。

他是对的。这儿温暖、舒适。一个很长的带弹簧的沙发，折叠起来可以作两张床，一个小汽油炉，小小的不锈钢洗涤槽，小型冰箱，一张餐桌，此外，屋子后部甚至还隔着一间小小的洗澡间。但是，她了解这个男人吗？他大约三十出头，而且——甚至在冻得半昏迷的状态下，她已注意到他没戴结婚戒指。当然，这并不能断定他还是一个单身汉。

他的态度一直很生硬，他的外表显然是一个长年在外活动的人。她又想到他的嘴，那么敏感、有力度——一定是擅于接吻的。

她摇摇头，仿佛要把这题外的想法赶开。此时，她对罗曼蒂克之类的事一点也不感兴趣。一年来两次不愉快的事情足以使她倍加小心。使她恼怒的是这个陌生人怎么会引起她这些联想。她再次从门缝里往外瞧。这次，她看见她的救命恩人正弯着身子顶着风雪向这里走来。密斯提找到了吗？琼娜急急作了一个祈祷，然后去开门。他进来后，踢脚把门关上，

从他的红格子夹克里掏出蠕动的猫儿。

“啊，亲爱的密斯提！”她接过它来，紧紧地抱在怀里。“谢谢您，先生……”她看着他的深色眼睛，抱歉地说，“我还不知道您的姓名呢。我叫琼娜·马克本，朋友们都叫我尼娜。”

他的脸依然是那么一副阴沉的样子——至少可以这么说，目光那么强硬。“瑞克·哈利斯特。”他用一种不情愿的口气慢吞吞地说，从她身边走过，“现在，我想最好是想想我们在这样的暴风雪里如何前进。”说完便去开车。

琼娜坐在那张弹簧沙发上，温顺的密斯提躺在她的手臂里，她听着汽车发动的声音，闭上了眼睛。

就这样静静地过了一会儿，她心里真希望快点离开这地方……虽然看来不可能。一想到今晚将在这无人知晓的怀俄明的雪地上与陌生的瑞克·哈利斯特一起度过，就有些害怕。

第二章

琼娜真不知道汽车这样慢慢地在雪里行走，还要走多久。她的小金表在她的车掉到沟里后就完全停了。瑞克·哈利斯特正在努力操纵车子，但尼娜仍能感到车轮在滑行。

暴风雪似乎来得更猛了，然而车上的屋子里，仍然温暖、安全。两个素不相识的人，尼娜想，被老天爷给凑到一块了。一个想法袭上心头，使她无法摆脱：如果他们被迫停下来，他们就不得不在此度过一夜，那么，这个有着敏感的嘴唇的男人会对她怎样呢……一个每当她看着他，便会激起一种使她心烦的罗曼蒂克遐想的男人？

她叹了一口气，转过身去看着窗外，祈望在茫茫雪地能发见某种生命的迹象。然而希望等于零。车外，只有漆黑的夜，暴虐的风，扑打着车窗玻璃的没完没了的雪片！

突然，车子毫无准备地滑到路边，砰地一声沉重地撞到一个雪堆上，颤动着停了下来。任凭瑞克怎么使劲，车轮也没能从雪堆里拔出来，最后，他低声咒骂了一句，无可奈何地只好作罢。

“好了，尼娜·马克本，这就是我们今晚路程的尽头，我想，我们大约离大路五英里，离最近的牧场

四英里。”瑞克的褐色眼睛审视地看着尼娜，刚刚皱着的眉头这时已舒展开来。“我想眼下我们并不希望开始步行，”他搓着两只手，脸上露出一種很有感染力且又不无傲慢的笑容，“所以，看来在这场暴风雪结束以前，你我是有必要互相了解一下。”

琼娜感到一阵紧张，她生硬地盯着他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他耸耸肩，“意思嘛，我饿了，你呢？尼娜·马克本？食橱里有充足的罐装食品，速溶咖啡，足够喝一个月的，还有满满一罐子新鲜用水，瓶装煤气，另外所幸冰箱里还有一些碎牛肉。我会做汉堡牛排，很快的，即刻就成。怎么样？你可以打开食橱看看，看是否有你喜欢的东西，我给你选择的权利，因为你是我的……”他停了一下，她看到他那强硬的灰眼睛里似乎闪过一种气人的光。“我的客人，”他说完，咧嘴一笑。

琼娜咬着下嘴唇，若有所思地抚弄着密斯提。“你觉得做什么好就做什么吧，”她说，把满意得咪咪叫着的猫儿重新放到裙子上。

瑞克迅速走到屋子里可称厨房的那一部分。只见他打开小冰箱，看了个通遍，然后很快做出了决定：拿出四个冰冻的牛排馅饼放到煎锅里，上面撒上切成小方块的洋葱。一会儿，就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他们谁也没说话，屋子里只有煎锅烤肉饼的滋滋声响。

他在一只铜茶壶里灌满了水，放到另一个煤气

火上，又从碗柜里拿出碟子和茶杯。琼娜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，暗中对他颇为欣赏。他那乌黑发亮波浪似的头发潇洒地从头上一直梳到鬓角。他转过身来，边伸手递盘子给她，边扬起头，不无嘲弄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四目相遇，琼娜不由得一阵尴尬，她忙低下眼睛，把目光落到密斯提身上，猫儿躺在她的怀里，正舒服着呢。

“请把这些摆到桌子上去好吗？”他把盘子轻轻地扔到她旁边的位子上，“蕃茄酱在冰箱里，咖啡在食橱的右上角。”

琼娜把密斯提放到位子上，很高兴能干点什么。“是银的吗？”她问。

他开心地笑了：“塑料的——在那上面的口袋里。”他朝洗涤槽那儿向她示意，“我可不是干洗碟子这活儿的，这实在是妇女干的活。”

琼娜从桌子边猛地转过身来，发急地问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“无论问哪个热血男子汉，尼娜·马克本，都会说洗碟子是妇女干的活儿。”

她愤然不平地“哼”了一声，“我从未见过哪本书上写明了妇女该干什么。你此时正在烤肉饼，不是吗？有的男人可能认为这也是妇女干的活呢？”

他举起双手，眼睛里闪着戏谑的光，“我投降，你显然是一个妇女解放论者，以后，我会记住这点的。”

这话使她的心突突地跳起来，但她很快便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现在她不希望任何人再卷入她的生

活。在与克雷格和艾伦痛苦分手后，她多么需要安宁，她来到怀俄明是为了工作，这就是她唯一的目的。

“我可以肯定，以后什么也不会发生的。哈里斯特先生。”

他灵巧地把烤手中的肉饼向空中一抛，翻了个边，然后舀了一些洋葱撒在上面，“为什么不会？你的手指上既没戴结婚戒指又没带订婚戒指，是厌恶男人吗？如果是那么回事，也许我能帮你克服这个问题。”

“女人订婚后并非总是戴戒指的。”琼娜看了他一眼，想扯开话题。

“这牛排的香味实在诱人，我现在才觉得饿极了。”过了好一阵，她说。

他打开食橱，拿出一些面包卷和一袋油煎土豆片。“好了，我说过我们可以在这儿舒舒服服地吃饭、休息……今晚显然是走不了。”

“我想弄碎一个肉饼喂密斯提，我忘了给它带猫食，你不会在意吧？”

瑞克耸耸肩，抛起一个肉饼让它落到纸碟上，然后递给她。琼娜把它弄成小碎块，搁到地下，让好奇而兴奋的密斯提去吃。“我自己只吃一个就够了。”琼娜小声说，感到瑞克又在用审视的眼光看着她。

“不用告诉我你的饮食规定。如果有一件事使我气愤的话，那就是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，却让自己在挨饿。对我来说，我更愿意看见一个丰满的、有

点曲线的女人。”

琼娜故意不理睬他的话。显然，他是在挑逗她生气，她不会让他如愿的。她知道自己的体形非常合乎女人的标准，尽管她穿的是适合旅行的宽松的衬衫（还有一件肥大的夹克，进到这个暖和的屋子后，她把它脱掉了）。她要在这儿安安稳稳地度过一夜，她要自己保持清醒。瑞克·哈利斯特也没有再作出什么使他们之间亲近起来的表示。

“你知道，”她说，“除了你救出了危难中的妇女，我还一点也不了解你呢，哈利斯特先生。这样的风雪天，你上哪儿去？”

“杰克逊，”他回答，把一层黄油抹在面包卷上，然后往里夹肉。

她打量着他那张严峻而富有生气的脸，“你在那里工作吗？我的姑姑、姑父在那儿有一个旅店，我的表哥司各脱也在那里工作，他冬季教滑雪，夏天教网球和游泳。”

瑞克递给她两个装着汉堡饼的盘子，那面包卷里的肉饼还在滋滋作响。完了，他从食橱里拿出一个姜汁饼干盒，“很抱歉，今晚没有什么甜点心。”

他朝桌子点点头，琼娜坐了下来，她一秒钟也不耽误，把蕃茄酱抹在肉上吃了起来。

瑞克也开始吃，坐在她的对面。他看着她的脸：“这么说，你的表兄是一个滑雪教练。有一阵子我也是，直到后来在一次事故中摔着了背。”

她想象着他滑雪的情景：在此起彼伏的群山中，